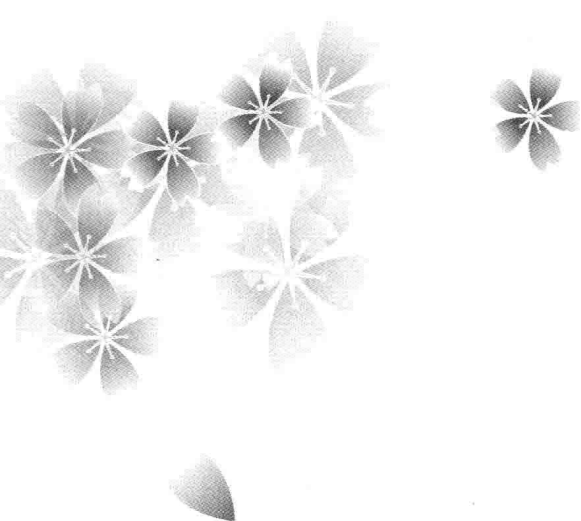


此案 无关风月

Love
Stories

一本爱情小说集……

李骏虎 著



Love
Stories

一本爱情小说集……

此案 无关风月

李骏虎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此案无关风月 / 李骏虎著. —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4.11

ISBN 978-7-5378-4206-8

I. ①此… II. ①李…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24114号

书 名 此案无关风月

著 者 李骏虎

责任编辑 陈学清

装帧设计 张永文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57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5628696(太原发行部)

010-57427288(北京发行部)

0351-5628688(总编办)

传 真 0351-5628680 010-57571328

网 址 <http://www.bywy.com>

E-mail bywycbs@163.com

经 销 商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90 × 1240 1/32

字 数 138千字

印 张 7

版 次 2014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1月山西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78-4206-8

定 价 28.00元

爱情动物(代序)

李骏虎

读了那么多书都没弄明白的事情,到了一定年龄自己明白过来了:我是人到中年才明白了一件事:男人和女人不属于同一物种,男人是社会动物,而女人是爱情动物。

易卜生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不仅是一个诗人,他对社会和人性的研究也是深刻的。他的名剧《玩偶之家》,曾被鲁迅先生用来剖析当时的中国现实,破灭人们不切实际的幻想,但娜拉这个人物在上演之初的欧洲,是唤醒了很多女性的自觉意识的,易卜生为此深受崇拜。但是无论是易卜生还是鲁迅先生,本意都不是关注女性的问题,易卜生说他只是把这个剧当作一首诗来写,他不想让妇女们按照女性意志来理解自己的作品。易卜生实在是研究社会的,是反映那个令娜拉绝望和反思的社会的本质的,他的对象是社会或者说男性主宰的虚伪社会。鲁迅先生拿来讨论娜拉出走后会怎样,也是就社会来启迪民众的。易卜生的伟大在于,一百多年之后,我们再看《玩偶之家》,

会发觉他反映的正是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的社会问题，而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当下的中国，大多妇女过着娜拉的生活，却没有娜拉的自觉和勇气，这是艺术的伟大，也是我们的悲哀。易卜生还有一部戏剧《海的夫人》，揭穿了女性永恒不变的本质，她们不能逃脱自己是爱情动物的本质，却也甘愿为家庭和理解牺牲自己，说的一个有夫之妇觉得家庭乏味丈夫无聊，她宣布在海的那一边有她真正爱着的人，她要去找他，而那当丈夫的出于高于爱的胸怀决定给妻子以自由，这个时候妻子却良心发现了，她放弃了去海的那边寻找她的真爱。什么意思呢？当社会真正给予女性以自由的时候，她们才意识到自己对男性和家庭的依赖，愿意为此牺牲爱情，是这种牺牲精神更可贵呢，还是女性意识更可贵？这个问题值得我们继续探讨，到人类灭绝那一天，或许会有答案。

从这个意义上说，《飘》就是一部爱情小说，只不过斯嘉丽的爱情追索被置于一个宏大的历史背景之上，使女作家的爱情之梦更加瑰丽和震慑人心罢了。

中国的文学作品，女性主义的著作凤毛麟角，纵然有一两部，也被拿来戴上别的帽子，尘封起来。比如说《青春之歌》，杨沫塑造了林道静，不错，林道静后来确实是一个优秀的无产阶级革命者，而实际上，林道静就是个女性主义者，她不是在寻找革命，她是寻找反抗，她反抗家庭，反抗女性命运，并且不惜抛弃一切，更不惜一死，是余永泽的爱情安慰了她，但同时也羁绊了她，直到共产党人卢嘉川出现后，她才醒悟到自己要的是革

命,只有革命才能实现自身的革命和价值,她把一己的价值投入到国家民族的价值当中,完成了质的飞跃。林道静的经历可以用来解释抗战时期纷纷奔赴革命圣地的女性们的动力本源,可贵的是那不是时尚行为,而是女性在家国命运的危亡关头和男性取得了平等甚至更可歌可泣的献身权利。江姐是其中的一个极致人物,她的志士的悲壮和女性之柔美同样俘获了我们的心灵和情感。

爱是女性的本能,牺牲是女性的伟大,这些和女性的自觉或者女性主义相比较,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更重要,什么更有意义一些,作为男性,我们能做到的、应该做到的是尊重女性,同时尊重他们的爱和牺牲,也尊重他们的自觉和主义,毕竟,人类社会的发展和健康离不开女性。

目
录

Contents

001 / 爱情动物——代序 李骏虎

001 / 此案无关风月

060 / 安的身世

167 / 合租情事

186 / 女儿国

此案无关风月

1

2007年秋天的一个午后,牟城建筑公司的总经理肖勇正从南郊区的建设工地赶回市里的路上。出了一件小事,一个河南籍的工人不慎从脚手架上掉了下来,当场就毙命了,本来这样的事情只需要负责工地的项目经理和家属谈好赔偿金额,送到他办公室签个字从财务把钱转走就行了,完全没必要劳驾总经理亲自跑一趟。巧的是,在此之前,项目经理在工地看守材料的远房叔叔晚上喝醉酒上床后第二天就没有醒来。一个工程在刚上马的时候就接连死了两个人,项目经理就有理由提出来风水有问题或者开工奠基时选择的日子冲撞了哪路神仙。所有干土木工程的老板都信这个,肖勇当然也信,虽然他不是老板,只是总经理。一早,他专程赶往工地,陪着项目经理请来的高僧做法事。折腾了一上午,刚安顿好各路鬼神,手机就响了,几个好朋友催他赶紧回市里,三缺一呢。

此刻他坐在宽敞的辉腾轿车里，心情轻松得就像淡蓝的天空中那抹似有似无的云，这是刚做完法事后产生的心理效果，不仅仅是死人的事情，连同其他的窝心事都随着缭绕的香烟飘走了。他甚至有些喜悦的情绪，预感到即将到来的牌局中自己手气一定会很不错。出于心情好的缘故，他很想看看车窗外国道边的田野，感受一番那些失去果实的玉米像列兵一样在秋天高远的天空下向他致敬，可惜的是市政府把绿化工程作为头等大事，公路两边五十米都种了树，那些白杨树的叶子在这个季节正绿得发黑，在即将到来的落叶季节之前努力地展示着最后的繁盛，遮挡了他散漫的视线。肖勇只有三十八岁，正春风得意，他还不到体会秋天滋味的年纪。

半个小时后进入了市区，他把酒店的名字告诉了司机，其实他不说司机也正往那个方向走，没什么特殊情况他们几个总是在浩景大酒店的“888”房间用手指消磨掉每天的后半段时光。通往浩景大酒店的街道是高层建筑最多的一条，肖勇总是习惯于从车窗里打量隔三岔五闪现的出自他公司手笔的大楼，因此底商的变换和门脸装修他都了如指掌，一个发现是慢慢地那些临街的底商几乎都被银行和通讯公司占据了，而且他们总是霸道地把招牌像帽子一样戴到离自己的办公场所十万八千里的楼顶上去，造成整座大楼都是他们的假象。

“哼哼，我们的生活都被银行和手机垄断了！”他鼻子里哼出一句文艺腔。

拐上滨河路，浩景大酒店就赫然在目了。司机直接把车开

上平台，门童欠着腰拉开车门，肖勇夹着包钻出来，昂着头进了富丽堂皇的酒店大堂。电梯门快关上的时候，手机又响了，他装作不耐烦地冲着手机嚷：“到了到了，催什么催，急着钱输不出去啊！”

迎宾员都认识他，喊着“肖总”，一路把他领进“888”套房。他跟在迎宾员后面进去，看到那三个人正歪在沙发上看电视，见到他，反倒呈现出一种松懈的样子，滨河派出所的康所长望着他说：“怎么样哥哥，都办利索了？”不等他回答，接着笑起来：“哈哈，看肖哥笑得那么可爱，心里一定是舒坦了，我说得对不对哥哥？”

肖勇一只手抚在自己的啤酒肚上，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也不回答，把包搁茶几上，坐在对面的椅子上——他嫌沙发憋屈，总是得把肚子歪在一边才能坐舒服——接过递来的那根烟，浩景大酒店副总经理小蔡探身给他点上。

小蔡把拴着胖脖颈的蓝领带松了松，用弯曲着拇指的手掌指点着肖勇，咧着嘴角笑道：“看肖哥这个样子，今天是准备给弟兄们发钱呀！”

肖勇白他一眼，哼哼两声，拍拍茶几上的夹包说：“钱有的是，你娃想要，得凭本事！”

小蔡就“嘎嘎”地笑起来。

开着连锁美容店的郑锋习惯性地把手叉在腰上，端正地坐在单人沙发里，抽完最后一口烟，侧着脸，微微眯缝着左眼，把左手的烟蒂摁灭在眼前的玻璃烟缸里，站起来说：“别废话

了，肖哥来了，咱就开始吧，今天早点结束，我得回家去睡。”

康所长就招呼服务员把麻将灌进自动麻将机里去，茶水沏上新的。小蔡笑着说：“老康，你指挥我的人挺顺手啊，我这‘浩景’什么时候成了你滨河派出所的三产了？”

老康假装正色道：“怎么说话呢，我管不了你的服务员，还管不了你的小姐吗？”

惹得几个人大笑起来，都围到麻将桌那里去争“风”，肖勇先摁骰子，骰子在圆玻璃盖下‘哗啦啦’翻腾了半天，停下来，居然是个“十二点”。大家都喝起彩来。

老康摇着头说：“肖哥最近手气旺死了，我就不记得他输过。”

小蔡‘嘎嘎’笑着说：“情场失意赌场得意，肖哥家嫂子肯定有外遇了！”

肖勇伸手在他头上打了一下，他点数最大，坐在了东方。上手老康，下手小蔡，郑锋坐对家。

玩到晚上八点半左右，小蔡歪着脑袋看了一眼放在桌角的手表，问道：“肖哥，饿不饿？”

肖勇码着牌说：“饿倒是不饿，锋子不是说他要早回吗？”

老康哼哼两声说：“他敢走，他‘一吃三’着呢，一家赢了咱三家的钱，得叫他吐出来！”

郑锋不吭气，嘴角叼着香烟平静地审视自己手里的牌，捏出一张绿色的“发财”来，搁桌角上，轻声说：“报牌！”

其他三个人不约而同地“嗨”了一声，表达了他们的泄气。小蔡瞪圆了发红的眼睛盯着郑锋，老康摇摇头叹气：“锋子，你真是个疯子，旺死了！”

肖勇骂了一句：“锋子锋子，你死去吧，我刚要碰‘发财’，你给报了，我还碰不成，这还怎么和？看来今天这法事白做了！”

老康调侃他：“哥哥，你今天请的肯定是假和尚！”

小蔡“嘎嘎”笑着说：“还不如你把做法事的钱给我，我剃个光头去给你当和尚哩。”

郑锋右手叉在腰间，左手食指和中指夹着根短把“黄鹤楼”香烟，看着桌子中间扔下的一片乱牌，慢条斯理地说：“也没赢几万块钱，不信我数给你们看。”话音未落，他又和了。

小蔡推了牌说：“吃饭吃饭，这把不算！”

老康吩咐小蔡：“菜菜，你让服务员做上一大盅子面片儿，提上两瓶干红，咱哥儿几个就在这牌桌上吃几碗面片儿，喝着红酒再打上几圈儿。”

小蔡借机逃账，跑去打电话安排，其他人趁机上厕所、抽颗烟歇一歇。

郑锋一个人赢了钱，不好意思再说走的话，又坐回单人沙发上去，拿过自己的皮包来，从右边的裤兜里拽出一把钱来在茶几上蹴整齐了，放进皮包里去，又从左边的裤兜里拽出一把钱来，同样蹴整齐了，放进皮包里去。

老康指着他喊：“先别装，先别装，那是我们的钱！”

郑锋看也不看他，又从屁股后面的兜里拽出一把钱来，拿

到茶几上蹶着。一直眯着眼睛望着他的肖勇终于忍不住笑起来，笑得前仰后合，他嘲笑郑锋：“锋子，看你那样儿，跟没见过钱似的！”

老康不服气地说：“哼哼，先赢的是纸，后赢的才是钱！”

郑锋瞪起眼睛望着他，假作严肃地说：“老康，你要再这么说，我背起包儿就走呀。”

老康针锋相对地说：“你走，你走，我看你能走出‘浩景’半步吗？”

“我就不信你还敢拿枪逼着我要钱？”郑锋不屑地看着他。

老康得意地宣布：“哪里用我动手？我的人都在外面等着抓赌呢，你一出门就被他们按到车里去了，赌资全部没收，还要罚得你当裤子！”

郑锋笑道：“真不要脸！”

肖勇给他帮腔，骂老康：“警匪一家没有错！”

三个好朋友正在斗嘴，小蔡领着几个服务员进来了，假意呵斥他们：“行了行了，吃饭吧，热饭烧不住你们的冷屁眼儿！”

服务员给四个人盛好面片，就在麻将桌上摆下几个开胃小菜，把红酒也倒进了高脚杯里。

开始吸溜面片，一片“呼呼”声中，小蔡宣布：“不行，锋子太旺了，一会儿重新争‘风’，换换手气！”

老康说，对对！

郑锋慢条斯理地吃着面片说：“打得不好就承认，怨什么手气？肖哥是东，我是北，我还不照样赢，他还不照样输？”

肖勇气得说不出话来，小蔡嘲笑郑锋：“你肯定是两个月没碰过女人了，一会儿给你叫个小姐，坐在你旁边，把你的手气破一破！”

郑锋不屑地说：“你去叫吧，别说小姐，叫来个妈咪我也不怕！”

午夜之后，手机铃声开始此起彼伏。先是肖勇的，他把手机夹在下巴底下，皱着眉头训斥：“行了行了，别麻烦了，知道了，一会儿就回去！”他手机音量高，其他三个人都带着笑意倾听肖嫂在那边清晰地唠叨：“你不知道你血压高吗？熬夜对血压最不好了，你怎么就记不住呢？白天晚上的不回来，孩子的作业你也不管！”

肖勇说：“不是给他请了家庭教师了吗？我一个盖房子的懂什么ABCD？行了行了，就这啊！”他不由分说挂了电话，把显示屏扣在桌面上，摸着牌自我解嘲：“老娘家真他妈讨厌，烦不烦！”

小蔡说：“知足吧肖哥，你没碰上老康家‘警察’那样儿的！”

老康这回坐到了他下手，抬手狠狠在他胖手背上打了一记，小蔡笑道：“我说错了吗？我说错了吗？不信一会儿康嫂打电话来你学学肖哥，来几句狠话哥儿几个听听？”

话音未落，老康的手机响了起来，他故意不去接。大家都憋着笑，看他怎么做。铃声响了几遍，结束了，他得意地干笑了几声，拿起手机打了回去，同时另一只手打了个噤声的手势。

其他三个人配合地轻拿轻放，打起了无声牌。那边接通了，老康压低声音说：“老婆，你睡你的，我这边有任务，正潜伏着呢。”那边老婆还在问：“怎么又潜伏？昨天不是抓住人了吗？”老康依旧低声说：“傻子，人还有抓完的时候？你快睡吧，马上要行动了！”他挂了电话，得意地望着准备看他出糗的三个人。

郑锋骂道：“真不要脸，说谎不打草稿！”

老康哼哼着说：“你别吹，一会儿你家打电话来，看你怎么说。”

只见肖勇摸了一张牌，“啪”一声拍桌子上，推倒自己的牌说：“和了，清一色！”

小蔡就伸出手来“啪啪”地拍着桌子，拍得牌到处溅，一边骂着：“这是胡闹，全是大和啊，你们干脆按住抢我的钱吧！”

老康嘴里“啧啧”着说：“慢点慢点，弟弟，这可是你酒店的桌子，拍坏了没人赔的！”

小蔡干脆站起来，摇晃着熊黑般巨大的腰身像发怒的黑猩猩一样捶打自己的胸口，他提出要和郑锋换位置。郑锋没好气地说：“换什么换，我赢下的全输出去了，这会儿连本儿也快没了。”

老康幸灾乐祸地说：“两个‘背家儿’换换也许又旺了吗！”

郑锋刚站起来，手机响了，他又坐下来，按下接听键，柔声说：“你睡吧，今天不回了，就在小蔡子酒店睡，明天一早我赶回去送孩子。”他挂了电话，慢慢地把手机放回桌角，突然抖擞起精神大喊一声说：“不换了，我就不信了——来，让我好好把你

们收拾收拾!”

鏖战到凌晨五时许,老康有感而发:“欸,小蔡子不容易啊,到现在芳芳都没打电话来。”

小蔡得意地冷笑两声:“那是!”

肖勇感叹道:“小蔡子是越玩越大了,芳芳已经管不住他了,干脆就不管了。我记得前些天芳芳还跑来问他要钱,咱还给小蔡帮腔说他赢了,让芳芳拿走两万块呢——今天咋这么贤惠?”

郑锋抽着烟不吭气。

小蔡轻蔑地环视一周说:“我是谁!哪像你们,成天看老婆眼色。哼哼,今天就是叫你们知道一下什么叫家教!”

他摸到一张牌,“呼”地站起身来,连拳头带牌砸到桌子上说:“少啰唆,一条龙!给钱吧!”

肖勇在他后面摸到一张牌,看看自己眼前的牌面,突然牙疼一样抽了口冷气:“哎呀呀,我也和了,妈的,就比人家慢一步啊!”扔了牌,抡起巴掌朝自己脸上左右开弓,“啪啪”作响。

老康嘲笑他:“哥哥,看你那个样子,哪里像个大老板!”

郑锋白了他俩一眼说:“他本来就不是老板。”他认真地望着肖勇说:“肖哥,跟你商量个事情。”

肖勇停了手问:“什么?”

郑锋说:“看你自己打自己挺累的,要不我们给你帮忙吧?”

肖勇眯着眼睛大笑起来:“滚一边儿去,这帮小坏蛋!”

算过账,郑锋用熬得发黑的熊猫眼环顾一圈说:“要不算了

吧,我一会儿还要去送孩子上学,得睡一会儿。”

其他人都同意。小蔡对他说:“那你就在这儿睡吧,我回办公室。”

肖勇说:“我得回家睡,不想和你嫂子生气。”

老康说:“我也回办公室睡,正好捎你回去,一会儿打我办公室电话‘查岗’的人多哩!”

他站起来拎起自己的肩包,挎到肩上,和肖勇一起往出走。小蔡把赢下的一堆钱拣出没拆封的三摞儿来,就手扔给每个人一摞儿,其他的都扫进了自己包儿里。

2

早上七点四十,小蔡爬起来,简单洗漱过,来到酒店的自助餐厅,弄了一盘子烤肠儿,倒了满满一杯牛奶,找了个角落上的餐桌埋头吃饭。大堂经理王华端着餐盘过来坐在他身边,笑着问:“蔡总,又没回家啊?”小蔡没有扭头看她,漫不经心地说:“早知道你也没回去,昨天晚上就打电话叫你来陪我了。”

王华把黑色的工作裙下摆往皮肤细腻的大腿下压了压,笑道:“不怕你老婆扒你的皮!”

小蔡依然不看她,大嚼着香肠说:“你看咱像怕老婆的人吗?”

王华“咯咯”地笑了,把抹着淡淡的口红的嘴唇凑近小蔡耳边说:“我告诉你,楼下桑拿部吧台新来一个女孩,长得可好啦,你抓紧啊,别让别人抢了先。”